

吴 平 编

百万女人下特区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百万女人下特区

吴 平 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广州·1993

粤新登字 01 号

百万女人下特区

吴 平 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番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170,000 字

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 册

ISBN 7—218—01062—8/D·155

定价

4.98 元

内 容 提 要

据有关数字统计,特区女人和男人的比例是7:3,这支人数众多,结构复杂的百万女人大军,是怎样涌入特区的?她们在这座繁华的特区都市里,是怎样生活、奋斗的?想必大家都感兴趣。

有人说女人是神奇的大海,是一部永远写不尽,读不完的书。特区的女人尤其如此。这支百万女人的队伍,有的来自农村、有的来自都市,有的长年闯荡江湖……她们当中有的是初中生、高中生;也有大学生和研究生,她们在特区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欣喜或令人长叹的活剧。这难道是一、二部书所能写得完,说得清的吗?

本书从近万篇纪实文章里精选出21篇结集出版,分为四个大范围:一、奋斗成功者。她们从打工妹开始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,如今已成为令人羡慕的厂长、经理和实力雄厚的个体老板;二、命运不佳者。生活对她们不公平,使她们吃尽了苦头,屡遭失败,但她们不灰心,仍在艰难地向前走着;三、蒙受欺骗者。那些流着眼泪的女孩,她们被生活欺骗了,令人痛心;四、玩世不恭者。她们受不住金钱的诱惑,最终沦为娼妓……

书中的故事都是生活的写照,没有半点虚构,您想了解她们的心态情怀吗?您想知道她们的悲喜人生吗?您想评论她们的是是非非吗?请先不要妄加褒贬,还是先读读这些文章吧!

目 录

老板,女工们	陈荣光(1)
靓女何价	知 弦(49)
渴望第三次出嫁的女人	孟迪娃(54)
刚来特区的上海姑娘	王亚明(59)
北京来的伴舞女不相信眼泪	艺 仔(73)
我不做你太太	潇 潇(77)
女秘书们	子 牛(82)
咖啡永远是苦的	黄应秋(120)
她炒了老板的“鱿鱼”	陈京华(124)
啊,她才 18 岁	刘志文(128)
军官的妻子在打工	黄日旭(132)
青春的嬗变	王亚明(140)
一场杜绝卖淫的大战	《深圳法制报》采访组(151)
一个女人在特区	陈良原(164)
特区“白领”女性的欢乐与痛苦	黄日旭(169)
“女强人”的悲剧	郑育泉 王 琳(178)
她属大家闺秀	关炳辉(183)
某港客招聘“女秘书”内幕	张宇堂 殷玉国(189)
特区三女性	向 同(197)
青春的污点	刘志文(230)
桑拿泪	刘志文(242)

老板,女工们

一幢奶白色楼房的茶色大门上,墨汁涂的大幅告示赫然在目:

“女工宿舍,男人勿进。”

众所周知,此乃一楼靠东面 104 号房姑娘的杰作。这是女性对男仕的警惕,还是有更深层的涵义?厂里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。

104 号房间,12 平方米的地方,搁着 3 张双层架床,一张小书桌,两只小圆折凳。衣箱全塞在床底下。3 张架床上铺全空着,只盖着张破烂草席子,仿佛搬走的人对这块地方不屑一顾,没半点眷恋之情。

房间里从来没有像眼下这样的死寂。

气愤一番之后,王肖娟和张冬妹都懒得再说了,各自坐在床沿上发愣。宿舍宁静得出奇。靠近窗口的桌子上,座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,小巧玲珑的电子玩偶正在忽上忽下地回荡,他头戴高帽子,脸涂三点红,鼻头圆且大,挤眉弄眼地傻笑,出尽了洋相。王肖娟看着看着,止不住心头上的愤懑,轻声骂道:

“小丑!”

“你现在才知道？”张冬妹听出了王肖娟弦外之音，站起身，用手指停住了正在跳荡着的“小丑”玩偶说：“别再表演了！”然后睨视了王肖娟一眼，“了解一个人不容易，尤其是男人，还是个香港客呢！”她走过来，搂着王肖娟纤细的腰肢，轻声问道：“说老实话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没给他占过便宜吧？”

张冬妹高个儿，齐耳短发，乐观豁达，鹅旦脸儿老洋溢着笑容，一双小眼睛眯起来却又显得深思熟虑。她23岁，是104号房里的大姐姐，平时谈话间不时流露出带着一片好心的教导口气。她早已注意那位小丑总管，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还好，肖娟醒悟得不算迟。唉，人是不可貌相的，别看他一表斯文，可把工人管得严严实实，夜夜加班，累得你骨架散落。只怪肖娟心肠软，听他一片甜言蜜语。人呀，会有个迷糊时候。她就怕王肖娟迷糊得过了头。

王肖娟一听到冬妹的话，本能地低下头，心卜卜直跳，白净的脸蛋儿顿时泛起一抹红霞。“哼，他敢！”随即又转过身来，用拳头擂着冬妹的肩膊，娇嗔地骂道：

“你真坏，你真坏！”

“你放着村里的厂长不当，来这鬼地方受这窝囊气。”冬妹说，“照照镜子看，眼泡也气肿了。明早醒来，怕要变成个老太婆了。”

“这个世界上有没受气的地方吗？”肖娟眨巴着那双丹凤眼，抿着嘴像在思索着。

“肖娟，我早就想问你了，你对他有意思吗？”

“曾想过。”她坦率地回答。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失望。”

“我憎恨这小丑。”冬妹说，“你为了他才到这儿吗？”

“我为了什么而来，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”

“说过。”冬妹点了点头。她明白肖娟是个有抱负的人，见多识广的人，聪明伶俐而又沉着冷静的人。可不知怎的，自己心里老担忧肖娟给人迷糊上。

“你这位大姐姐才长我一岁，准确点说只不过大九个月呢！”

“大一个时辰也是姐姐。你小心点，我不放心那小丑。你得相信我的眼睛，不会看错人的，有啥心事得老实给我说说。虽然只大你几个月，可经验比你多，明白吗？”张冬妹失过恋，现在小心奕奕，处处提防。

“明白啦！”她笑道。

突然，肖娟惊叫了起来。煤油炉上砂锅里煮着的莲子绿豆沙喷流满地。二人手忙脚乱，咕咕而笑。

“什么使得你们这么高兴？”招来娣面容憔悴地从洗手间摸回宿舍来，她理理蓬松的乱发，关上房门，取了床头的药瓶，倒出几粒药片吞服了后，朝着王肖娟问道：“是你父亲来了信？”

王肖娟摇摇头。张冬妹快嘴快舌地答道：“搭错线了。”抬眼望见招来娣苍白忧郁的脸色，心情又沉重起来，收敛起笑靥，关心地问道：“你的眼睛好了些吧？”

“倒在床上睡得像死去一样，睡了一觉，现在觉得好多了。”来娣说到这里，喉咙仍然有些哽咽。

王肖娟听了，心里沉重得像灌满了铅。

房内又沉寂了。方桌上的座钟仍在嘀嗒嘀嗒地响着，头

戴尖高帽子的小丑玩偶依然不厌其烦地在忽上忽下地翻腾着。

笃！笃！笃！

一阵敲门声。王肖娟下意识地用手整理一下上衣，趿着半高跟的泡塑拖鞋，走到门前打开门缝，往外一瞧，呀，站在门外的正是江老板的代理人——兴华电子玩具厂总管任柏生。王肖娟顿时扳起面孔朝外喊道：“任先生，这儿是女工宿舍！”

高挑个儿，眉清目秀的任柏生，一时尴尬得脸膛红得鸡冠一样，呆呆地望着门头张贴着“男人勿进”的禁令，只好恳切地说：

“肖娟，你听听我的解释好吗？……”

王肖娟正在火头上，她背着门回答：“总管先生要训话，明天到车间里训个够吧，对不起，现在我们要休息。”说完随即使劲将房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。

“小丑！”冬妹朝着门外骂道。

招来娣张着诧异的眼睛，看看肖娟，又望望冬妹，眼睛在向她们发问：“你们干吗说得这么刻薄？”可是她俩却又各自坐回床沿，默不作声。

房间再度沉静下来。

“这样搞下去，我这张床位也空出来算了！”冬妹一想起这位总管，便又怒火中烧；要不是为了多挣点钱，早已卷起铺盖走了。

听到冬妹的话，肖娟的目光颓然地落在房内已经空着的床位上，陷入了沉思。

“你不干又有什么用呀？江老板会着急吗？中国有的是

人，你看不见厂门口那群从内地来等着入厂做工的姊妹吗？只要你前脚挪出厂大门，就有人后脚踏进厂里来。”肖娟像在自言自语。

“算了，我不想多挣这几个钱了。”冬妹气愤未平地说。

“有好地方去？”肖娟问。

“到你村子的工厂去，给你王厂长提壶倒水！”入厂以来，她头一回看见肖娟冒这样大的火，而且是发在她自己的男朋友任柏生身上呀。冬妹也早看透了。那回她自己的男朋友来厂探望，正逢上要加夜班，费尽唇舌任柏生总管也不准请假，她很为难，过意不去，当晚还是陪男朋友到南天餐厅喝咖啡。翌晨便被穿小鞋，安排到仓库里当搬运，大箱大包，累得死去活来。好了，现在连“爱人”也给吹了，你任总管可放心了吧！今晚肖娟生气的事还不是你所作所为的一次大暴露。哼，白面书生，一张骗人的漂亮脸皮！

“冬妹……”肖娟哑然失声。她同情冬妹，觉得生活对这姑娘实在不平。冬妹的家只承包到几亩水田，用不着这么多人手。她是长女，下面还有楼梯级般的弟妹，便孑然一身来到这里挣点工钱，补贴家计。她自认胸无大志，只图找个有城市户口的夫婿，给弟妹们有个出来做工的落脚地方。后来认识一位男朋友，没几天就热呼起来，如胶似漆。可人家是嫌她的户口不能进入特区，肥皂泡一吹就破灭！另找一位吗？唉，这地方虽然是工厂林立，可是妇联、青年团做过调查报告，这儿男女青年的比例是：1比4，我的天，女儿国！生活孤寂得似躺在沙漠里。入晚除了歌厅、酒吧、海滩和要走十多里路才到达的游乐场之外，就是香港电视。无聊的电视弥补不了爱情的空白，也填充不了生活的寂寞，只能平添

烦恼。

来娣坐在旁边，一直默默地望着她俩，在捉摸着话里的意思。

“冬妹，看你气成这样子。”来娣劝道。

招来娣是个美丽的山村姑娘，脸色红润，唇红齿白，光彩照人，只有那双稍微陷下的眼睛含着山村的深邃，隐隐地流露出淡淡的忧愁。她有着山区人吃苦耐劳，厚朴勤恳，挣来的工钱除了伙食费外，全部汇给家里。虽然穿着一身款式过时的廉价衫裤，但苗条的身段却显得线条玲珑，散发着女性特有的魅力。由于家穷，在这位年仅 20 的姑娘身上有着一一种超忍受能力，沉重劳累的加班加点，也默默地承受着。她心里总认为这里干活钟点虽是长，但较之家乡的农活要轻松些，报酬也多些。她对生活很知足，以为这已经很不错了。当然，她也曾想过，那星罗棋布的装有中央空调和铝合金钢窗的高楼大厦没我来娣的份，那是因为自己生下来就在山村里呀！命里注定。她已看出来，冬妹正企图改变这个糟糕的命运，但谈何容易啊！

冬妹没好气的瞪了她一眼：“你只知道挣工钱，还晓得什么呢？”她讨厌来娣的和稀泥态度，没骨气。

“你们这么生气，是谁惹的……。”来娣给抢白得顿时眼睛苦涩涩地淌着泡泪水。

“还不是为了你……”冬妹口快心直地说。肖娟连忙去扯扯她的衫尾，但已来不及了。

唉，来娣的爸爸近日才死了，一家的重担子全都落在她身上，还能不拼命挣工钱？更何况，她那双眼睛，不时痛涩地迎风流泪，稍微劳累点便疼痛得睁不开眼盖儿。

“冬妹，你疯了么？”王肖娟瞪了她一眼。

“我明，我明白了。”来娣低垂下头了。

“你明白就好了。”冬妹对这个工厂厌倦极了，听不得人家说它半点好话，可偏又同来娣共住一个房间。她同情来娣，也怜爱来娣，只是看不惯她那逆来顺受、时不时替老板总管和稀泥，轻易相信人家“文明办厂”那一套漂亮话。

来娣泣咽着。

王肖娟右手托着腮，两眼直钩钩望着窗外，在凝神思索着，思绪像天空中的浮云那样缥缈流漾……

大清早，姊妹们风风火火地赶来上班。厂门口那台锃亮的不锈钢打咭机，嘀嗒嘀嗒地响着，把你到厂时间一分不差地记录在案。一坐上工作凳，就像变成了机器人，大脑立刻陷进程序控制：不准跟别人谈笑，不准东张西望，不准吃东西，不准走来走去，不准在洗手间超过5分钟，不准……车间里简直是一锅烧开了的水，能听到的是轧轧的缝纫机声，咝咝的压注塑胶部件声，人们都得埋头埋脑地紧张地干活。她偶然抬起头来，只见一大片黑压压的球体，浮满了整个车间。长长的生产流水线出的产品，像打开了闸门的水流，源源不绝地涌向仓库。蓦地，她心房一阵紧缩，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流，从四面八方向她挤压过来，沉沉的使她喘不过气，仿佛空气也凝固了。

下班铃欢响了。

王肖娟拖着疲惫的身子，顺着人流走出车间。眼前阳光璀璨，好像整个世界抹上了一层黄金。扑脸吹来和煦的南风，捎着清馨雅淡的茉莉花的幽香，使人心旷神怡。马路两

傍一棵棵开着夹紫带白花朵的荆树，款款地往远处延伸着，枝繁叶茂，宛如一行行打开了的绿色大伞。极目远眺，深黛色的大南山脉，像一条蜿蜒飞舞的青龙，由北及南而逝。她顿然感到一种回到世界的喜悦。

饭堂里，潮水般涌进的女工，把饭堂塞得严严实实的。一排排流水生产线似的长桌两傍，工人们手捧饭盒，一个挨着一个低头吃饭，狼吞虎咽，不声不语，身旁的姊妹，一下子变成了像酒楼饭馆中陌路相逢的邻座。因为再过几分钟，又要开工干活了。姊妹们退潮般离开饭堂时，丢在饭堂门口的塑料饭盒里，许多还剩下一半饭菜哩！

夕阳西照，刚放下饭碗，姊妹们又忙着回车间加班。直至晚上11点半钟才回到宿舍。冲凉、洗衣服又要排长龙。肖娟相约冬妹、来娣作伴，跑到偏僻的山边小溪中洗洗刷刷，亦要午夜1时左右才能上床休息。

姊妹们每天劳动长达一圈多钟点，超负荷的劳动，像腐蚀剂一样，累得人们腰痛骨酸，头晕目眩，体质越来越差，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女工昏倒在生产流水线上的情况。有一次，一名昏倒的女工，被用担架抬出车间抢救，适值江老板刚从香港过来，他瞥了总管任柏生一眼，边漫步走入写字楼边说：“用不着大惊小怪，休息片刻就没事！”

王肖娟心想，江老板这个人也怪，一时是白脸，一时是红脸。冬妹说他是冷面人，同冷血类一个品种。在有的人忧虑害怕大陆政策多变，说什么“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样”而在徘徊观望时，姓江的却看准中国政局稳定，富有物资潜力，劳动力便宜，一举把他在菲律宾的工厂搬到中国的经济特区来，办起了特区内颇有影响的江氏独

资经营的工厂，显示出大企业家的胆识。他这个人不好理解，而立之年，英国管理学博士，腰缠万贯，跨国公司的大老板，但在这里却事无大小，都亲力亲为，每天工作 10 多小时，有时半夜醒来，也起身到车间里巡一巡。随身提着那个长方型的公文皮箱，里面装的尽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，经济特区条例等资料。他信奉美国人的精神，“应做就去做。”兴华厂开张时，气宇非凡，铺张排场，盛况空前，在特区内最豪华的泮溪大酒店的顶层，隆重宴请特区官员和各界人士，吃的大龙虾，是从美国波士顿用飞机运来，喝的是 2000 多港元一瓶储藏时间很久久的法国干邑白兰地。但对于车间地面，即使丢下一粒小小的电子元件，他也俯首弯腰捡起来。他曾自负地说，来特区办工厂，不在乎赚钱，而是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贡献。他夸口要在特区办出一个最讲文明，最讲信誉，最讲效率，最重视产品质量，也就是最高经济效益的工厂。

女工们对江老板“文明”的忍受已临近极限，一时之间抗议超时加班的呼声鼎沸，特区工会和劳动服务部门也上门交涉。

不久，江老板在厂门口贴出了“自由加班”的布告：“因我厂欧美订单甚多，亟需职工合作加班。但本着文明治厂的方针，故公司有请职工加班的自由，而职工也有请加班假的自由。如果职工认为有必要请加班假者，则可写报告给工厂总管，按照即将公布的请假办法处理……”

布告一贴出，全厂哄动，奔走相告。来娣午休时，端着饭盒在饭堂里钻来钻去，找到王肖娟劈头就喊“好消息！”她这山村姑娘，也给加班累慌了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这回谢天谢地

了。”她见王肖娟依然低着脑袋吃闷饭，不声不响，就动手摇晃着她的肩膀：

“喂，怎么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，耳朵聋了吗？”

“看到布告了，你吃饭吧，快响钟了。”王肖娟抬起头来，口里含着米饭平淡地回答，说罢又低头吃饭去了。

“你这人呀，自由加班不好吗？看你这苦瓜样的脸！”招来娣急了起来，抓住肖娟握着筷子的手说。

“好，好呀！”王肖娟只好停住了筷子，嘴里嚼着米饭说。她在琢磨：江老板这位英国博士懂文明，却又不那么文明！嘿，文明这东西也蛮复杂的。细心一想，却又一目了然，文明治厂嘛！文明为了赚钱。姓江的今日往美洲，明天跑欧洲，见多识广，炙手可热。他对太太抱怨他“重事业，轻别离”笑着回答：“错过了赚钱的机会就是罪过！”他要任柏生认真领悟“小钱不出，大钱不入”的名言。我们不已领教过吗？实行计件工资，看似工人多劳多得，实乃旺季加班，淡季减时，工厂保险赚钱；免费供应午饭，实是缩短工人的午休时间，一只饭盒换回多干45分钟的活计，赢得了文明办厂、依时起货、信守合同的声誉。哼，这一回又搞什么自由加班，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！

王肖娟的想法遭到来娣的反对。这位山村姑娘，一反平日的沉默温柔，大声大气地说：“依你的看法，世界上没一个好人了！不要太多心眼，不要把人家净往坏的方面想。”她是头一回看见资本家，没想象中的狰狞可怕，也没书本上说的狠毒吃人，一切都算得上合情合理。冬妹骂总管是小丑，可比起本村过去那位生产队长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，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她对老板由害怕到不害怕，由不害怕到产生了

好感，觉得江老板的办厂宗旨未可厚非。事实上，“文明治厂”正在兑现。比如车间里已经装上了中央空调设备，外面三伏暑天，汗流浹背，可车间里，凉风习习，冷气阵阵，仿佛置身于天上的广寒宫中，暑气顿消，浑身舒服透！比起脸朝黄土背晒天，她来娣觉得心满意足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来娣突然感到浑身瘫软乏力，干活提不起劲，两只眼睛好像渗进了沙子，又好像被铁钉轧着，疼痛得直淌泪水，视线模模糊糊，眼前的车针犹如在大雨滂沱中跳动，缝纫机也仿佛变成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一忽儿被推到浪尖上，一忽儿又被甩到浪谷下。她把半瓶斧头牌驱风油浇到太阳穴上，提着精神，艰难地继续干着活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下班铃响。

王肖娟在饭堂中碰到来娣，看到她那失神的样子，忙要她立即到医院去诊治。来娣不愿去，说去了医院就赶不上时间回厂加夜班了。肖娟火了，从手袋中掏出一面小镜子让来娣看看自己。来娣一看，啊！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，红得像颗荔枝，她霎时感到眼睛钻心地刺痛，眼前景物更模糊了。她意识到病情不得了，只好顺从地跟着王肖娟到医院去。

来娣踉踉跄跄地走到医院来了。王肖娟代她去挂号，安置她坐在院子里一张水泥椅子上等候。

片刻，王肖娟拿着病历跑到来娣跟前说：“走吧，到第三诊室去。”这时，只见来娣两只眼睛睁开，但却呆呆滞滞地没点儿反应。她伸手向前面摸索又摸索，突然尖声叫起来：“我看不见呀！”语声凄切悲恻，撕心裂肺。

啊！来娣的眼睛坏了。她放声嚎哭着，呼喊着的，像是向医生求救，也像在向人们倾诉。眼睛瞎了，今后怎样干活谋

生？怎样生活下去？有哪个男人愿意讨个盲眼的妻子？这一辈子怎样度过呢？糟糕透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来娣在捶胸顿足，痛不欲生。

王肖娟一时也惊呆了。不过，她很快就镇静下来，她抓住来娣双手，极力地安慰她：“别哭啊，可能是劳累过度，我扶你去请医生看看，医生会给你治好的。”王肖娟苦苦规劝着来娣不要哭，但她自己却忍受不住泪流满脸。

来娣仍在哭，肖娟仍在劝。哭着，劝着，两人抱作一团，呜呜地放声痛哭起来了……

宿舍里依然寂静，桌面上的小丑玩偶依然在晃玩偶动着。王肖娟和张冬妹鼓着腮帮，叹着粗气。

来娣好生纳闷，从未看过肖娟会这么生气的，便走过来坐在她身旁，抚着她瘦削的肩膊，关切地问：

“今晚你们出了什么事？能讲点给我听吗？”来娣心想，肖娟和冬妹是厂内最亲近的人了，有福可同享，有难要同当哩！

“没什么。”王肖娟淡淡地回答。望着来娣那双充满忧怨的眼睛，不忍心令她再受一次打击。就不想把事情告诉她。

“我不相信。你们有事在瞒着我。”来娣想起冬妹说过为了她的事，心里狐疑着。

“说来说去还不是厂里的事。”

“厂里又有什么新闻？快讲点给我听听。”

“我不想讲。”

“我偏要你讲，有气不吐出来会憋坏身体的。”

“即使你问我一百句，我也不讲！”王肖娟扭转身子，烦躁起来。